

随笔



记得第一次和覃道旭老师打交道,是在四年前。彼时,我还是个刚毕业的青年教师,而覃老师则算得上是一位老前辈了。开学不久后的一天,我正摆弄着准备奖励给学生的文具,他走了过来。或许是觉得这些文具比农村小店里卖的更精美,他表现得十分欣喜:“这奖品不错啊!哪里买的?”但得知是网购而来时,他又面露难色:“年纪大了,搞不来这些咯……请你帮我买点吧?”

我勾选了40个本子,让覃老师确认款式。“我只有5个学生,刘老师看着来吧。”我有一丝错愕。此前,我只知道覃老师是在我校邻村的一个教学点工作,但我没料到那儿一个班只有寥寥几人。“啊……那我是不是选多了,换成20个吧!”“不多!还可以多买点!”最终,光是笔记本就下单了80本,还有不少橡皮和卷笔刀。

生活

湖南省作协会员
扯笋子 卢兆盛

老家山多。每年清明前后,山上的竹笋开始进入盛产期。那一片片、一丛丛竹林下,一根根小笋子,在某一个日子,似乎约好了一样,突然冒出地面,密密麻麻的,到处都是。那毛茸茸的笋尖,水灵灵的,煞是可爱。

笋子的生长速度极快,只需三五天时间,便可长至尺许,若不赶紧扯去,就会错过最佳采收期。

挖野菜、捡雷公菌、扯笋子这些活儿,都是我们这些乡里小孩们春天里最喜欢做的事情。

每天下午一放学,我们便相约结伴,到村后山上扯笋子。只需个把时辰的工夫,便可满载而归。而一到星期天,我们便常常携带一把柴刀、背着竹篓、拎几个布袋上山,一扯就是大半天。估摸着扯得差不多了,贪心的我们才很不情愿地停下来,割几根青藤,扎好装满笋子的袋口,再砍一根小灌木,当作杆担,一路走走歇歇,气喘吁吁,将一担沉甸甸的笋子挑回家。

扯笋子,也有一些讲究。一般来说,向阳的山坡,竹笋比背阴的山坡要出得早些,也长得大根些;尤其是岩石边上的地方,笋子长得格外粗壮,人见人爱。

扯回来的笋子,最好是尽快将笋壳剥掉。很快,我们便学会了好办法——从笋尖往下剥,速度就快多了。先撕开笋尖壳叶,再用食指卷着壳叶往下卷,几卷下来,便将整根笋壳剥得一干二净。

剥了壳的笋子,碧绿葱翠,煞是养眼,掰成半指长一截,撒点红辣椒粉素炒或拌入酸菜焖煮,都特别开胃爽口。鲜笋炒新鲜猪肉或腊猪肉,味道极为鲜美。嫩笋子切碎后炒蛋饼,味道更是一绝。吃不完的笋子,开水焯过后,再晾晒干或用火烘干,制成风味别具的笋干,储存好,随时可以享用。

来自山间的小笋子,清秀挺拔,土色土香,可谓是春天馈赠给人间的一件珍贵的礼物。夹一筷春笋,味蕾狂欢的同时,更感受到春天的美好与可爱。

提笔话清廉

石门县太平镇平安希望学校 刘萌萌

后来,我从别的同事口中才得知,邻村的教学点只开设了一、二年级,总共才上十名学生,一个老师承包一个班的所有科目。从教了几十年的覃老师听领导说那儿没人去,便毅然前往了这所“小学校”,当起了5名学生的“孩子王”。往后的一年里,我只在学校每周开例会时看到覃老师的身影,虽然交集不多,但他已经给刚毕业的我又上了一堂难忘的课。

“需要我帮忙搞教室卫生吗?本学期的合作伙伴!”看到这条消息时,我难掩内心的激动——缘分就是这么奇妙,在我工作的第三年,覃老师成为了我的搭班老师。在“合作”开始后,我感到压力倍增。

我曾一度认为我的“班主任”头衔快被他夺去了。每日三餐,覃老师总是会提前吃好饭,等到学生开餐时,他便早早走进教室,站上讲台,静候学生的到来,然后开始逐个辅导。头一次见科任老师比班主任还跟班紧,我惭愧。

一天,他叫来了班上一名寄宿生,从抽屉里拿出一条毛巾交给了她。“她的毛巾不见了吗?”我心里犯嘀咕,这学生毛巾掉了怎么没来找我呢?“没呢,她是单亲家庭,从小没妈妈照顾,看着可怜,毛巾有多的,我给她一条。”我恍然,学生的家庭情况我是知道的,平时的谈话关心、文具帮助我也没少过,但还是没能细致到“一条毛巾”这样的生活关怀,我又自愧不如了。

和覃老师相处的这两年里,让我动容的不只是这条毛巾,还有他左口袋里的糖果,右抽屉里的饼干;有他身上挂着的别的前辈已不再用的扩音器,还有办公桌上那沓夜里十点才批完的试卷……在我眼里,这都是廉洁之心在教育上的最好诠释。

我提笔所话的清廉,没有华丽的修饰,没有浮夸的外表,它只是身站三尺讲台透出的一身正气,是手握一支粉笔写下的无怨无悔。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,我日后定将向优秀看齐,以“廉洁奉献”的红烛精神照亮每一位学生!

抒怀

初识苏东坡,是在我初二的时候,学到了他的词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,顿时感到胸腔充满满满的震撼,只想跑到无人野外,大叫一阵,抒发我的喜悦之情!当时在上学,那样做不太可能,于是改成疯狂地搜集苏东坡的个人资料和他的作品。

于是,我知道了:苏东坡万古不朽的美名,不仅在于他虽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颠沛流离,饱经忧患的状态,但人性却仍然温和厚道,还在于其在作品上给读者展现的豁达——潇洒恣意、不计得失!我最为欣赏的是他那真纯且恣意洒脱的《定风波·莫听穿林打雨声》:“莫听穿林打雨声,何妨吟啸且徐行。竹杖芒鞋轻胜马,谁怕?一蓑烟雨任平生。料峭春风吹酒醒,微冷,山头斜照却相迎。回首向来萧瑟处,归去,也无风雨也无晴。”好一个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!即使烟雨中头戴斗笠,身披蓑衣,我也坦然面对!好一个“回首向来萧瑟处,归去,也无风雨也无晴”。叫人怎能不领悟——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是一种境界,不经历风雨,怎么见彩虹也是一种境界。

时光荏苒,岁月流沙,自从结婚生子以后,家务俗事缠身,一晃经年,惊觉自己竟然多年未曾静下心来读过苏东坡的文字了。近段时间,适逢前进小学举行教师阅读分享活动,我借读了女儿的藏书——林语堂的《苏东坡传》。

于是,我再次见证了苏东坡的诗,有“大江东去,浪淘尽,千古风流人物”的激昂豪迈;有“十年生死两茫茫,不思量,自难忘”的深情款款;有“欲把西湖比西子,淡妆浓抹总相宜”的清新雅致;有“人有悲欢离合,月有阴晴圆缺”的人生哲思……

我敬仰苏东坡,因为他乐观豁达的性格;因为他无可比拟的才华;因为他悲天悯人的慈悲;因为他浩然天地的正气……诚如林语堂所说:苏东坡已死,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。但是他留给我们的,是他心灵的喜悦,是他思想的快乐,这才是万古不朽的。苏东坡的浩然之气,也将如他的诗词一样永留千古!

采蜜人

印象



李陶/摄

忆情

古槐树下的读书声

□ 方晓红

童年的故乡,在一个秀美的古镇上。青石板路,斑驳的墙,灰黑的瓦,木质门窗,整洁的院落,这便是我的老家。

院子东北角,有棵古老的槐树。父亲说,这棵槐树有着百多年的树龄。依稀记得,在我童年时,父亲常在那棵古槐树下,读书、吟诗、喝茶、讲故事。

仲春时节,当邻家那粉红的杏花,如雪的梨花相继凋谢时,我家那棵古槐树,才开始吐芽长叶。清晨,母亲总会为父亲沏上一壶新茶。接着,再将那一方小木桌和一把老藤椅,擦得洁净光亮,放在老槐树下。这时,只见身材修长,面容清瘦的父亲,手握一本泛黄的古书或一卷有点毛边的古诗,坐在那把老藤椅上,开始了他的晨读时光。

起初,觉得父亲的读书声特别奇怪,他不是在朗读,而是像戏曲里的唱腔一般,声音时高时低,忽轻忽重,还会拐着或长或短的弯。父亲读得起劲

儿时,便摇头晃脑,右手在膝盖上不停地打起节拍来。有时腾地一下站起,背着手,围着老槐树,边走边吟唱。

父亲那滑稽的模样和古怪的声调,常常逗得我和哥姐们捶胸顿足地大笑。调皮的小哥,还会轻轻地跟在父亲的身后,模仿着父亲读书的样子。一旁的母亲见状,也忍不住放下手里的活计,双手捂着肚子,笑出了眼泪,也笑弯了腰。

慢慢地,我们习惯了父亲的读书声。某个清晨,如果没有听到父亲那熟悉的声音,心里会空落落的。在父亲的影响下,我和哥姐们也渐次加入了晨读的行列。父亲对我们的晨读内容,从不干涉,在他看来,只要孩子们喜欢就好。

初夏时节,古槐树开花了。那一串串洁白的花朵,挂在青枝绿叶间,仿佛是顽皮的孩童,伸长脖子在聆听我



们那琅琅的读书声呢。

渐渐地,邻里的小伙伴,也慢慢加入了我们晨读的队伍里。树上鸟儿也叽叽喳喳叫着,仿佛在读着大自然那本无字的书。大家读累了,便围坐在那棵古老的槐树下,听父亲讲神话寓言或是古典诗词。在槐树的花香里,在浓浓的树荫下,我们度过了一个快乐的童年。

那段美好的时光,虽然早已远去。慈爱的父亲,也离开我们多年。但古槐树下,父亲那悦耳动听的读书声,却常常萦绕在我的耳边,古槐花那淡雅清甜的花香,也常常弥漫在我的心田。

长沙市望城区前进小学
朱建伟
又见苏东坡